

往事如昨

1978, 我的高考

时永发

1977年,中断十年的高考正式恢复,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,也成为无数人命运的转折点。而我,有幸亲历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——1978年的高考。

那一年,高考迎来全国统一命题、统一时间的首次统考,报考人数多达610万,最终仅录取40.2万人,录取率约6.6%,本科仅18万人,专科22.2万人,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。

这场考试,不仅是一场知识的比拼,更是一代人渴望读书改变命运的集体心声,而我的经历,正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万千学子的缩影。

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,我正在本村读高一。在那个年

彼时,家里经济拮据,温饱尚成问题,读书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。和家人反复商量后,我最终决定放弃继续读高中的机会,参加1978年高考,直接报考中专。这个选择,既是为了早日毕业参加工作、挣钱补贴家用,减轻父母的负担,也是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农村孩子而言足够诱人:考上中专就能“农转非”,拥有城市户口、吃商品粮,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,身份转为干部,与本科生待遇相差不多,仅在就业定级上略有区别。

就拿被分配到部队的学生来说,本科生定为副连级,中专生定为排级。另外,本科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城市、科研院所的概率更高。

当年高考制度尚不完善,考生需要在成绩公布前提前填报志愿,这无疑是一场冒险。志愿填高了,可能名落孙山;填低了,又会浪费辛苦考来的分数,每一个选择都关乎未来。好在四叔是小学老师,见识更广,帮我出谋划策,建议我报考长春冶金地质学校。理由简单又实在:这所学校属于重工业院校,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紧缺,买粮要粮票、买布要布票,重工业院校每月发放的粮票多,能保证吃饱饭;再者,校名里有“冶金”二字,听起来和“金子”有关,将来工作或许能有好前景。就这样,懵懂的我听从建议,填报了这所远在东北的学校,心中满是期待与忐忑。

高考结束后,等待成绩的日子更是煎熬。脑海里一遍遍回想考试题目,估算分数,自我感觉尚可,内心却始终七上八下,那种“一考定终身”的忐忑,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。当年查分远不如现在便捷,足不出户就能用手机、电脑查询,那时必须亲自到县城查询。查分那天,我紧张得不敢去,拜托四叔

代,一个自然村能有一所高中已极为难得,村里多数孩子能读到高中,更是罕见。当听到可以凭真才实学考大学、靠知识改变命运时,那种发自内心的激动与狂喜简直无以言表。我满心憧憬,以为终于迎来了改变人生的机会,可命运的考验,很快就接踵而至。

1978年春天,村里的高中突然被县里撤销,我们这些高一、高二学生瞬间陷入两难。县里给出两条路:一是等到1979年参加统考,择优进入县高中继续读书;二是直接参加1978年高考,但只能报考中专,因为我们尚未高中毕业。

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,让我们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难以接受。年

但对我们这些渴望逃离贫困农村的孩子来说,这些差别都可以忽略不计,能离开农村、摆脱面朝黄土的生活,就是当时最大的梦想。

1978年高考于7月20日至23日举行,分文理科,本科与中专采用两套独立试卷。文科考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外语,理科考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外语,部分专业要求加试外语,我选择了理科。

备考的日子,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。多亏堂哥时永水,他当时在中学任教,得知我要备考,特意安排我们几个同学从头复习初中知识。那时物资极度匮乏,课本稀缺,我们没有现成教材,只能点着昏

暗的煤油灯,用复写纸一字一句手抄课本。一夜下来,鼻孔被煤油熏得乌黑,手指磨得酸痛,却从没人抱怨。市面上几乎没有课外辅导资料,一位同学好不容易从省城带回一套1977年各省高考试卷,我们如获至宝,当成唯一的复习宝典。白天同学轮流使用,我就熬夜挑灯练习,常常学到深夜,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。几个月的苦读,我体重降到一百斤以下,整个人消瘦憔悴,却从未想过放弃。邻里乡亲看在眼里,都对我寄予厚望,有位邻居笃定地对我母亲说:“咱们村,要是永发(我的名字)考不上,没人能考上。”这份朴素的信任,成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念念的长春冶金地质学校!那一刻,喜悦涌上心头,我迫不及待地把好消息告诉每一位家人,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,多年的期盼终于成真!

时光荏苒,48年匆匆而过,1978年的那场高考,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,成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。这场考试,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,毕业后,我有幸投身国家黄金事业,与黄金行业结下不解之缘,从一个面朝黄土的农村少年,成长为建设国家的一分子。

恢复高考,改变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命运,更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,它为无数寒门学子打开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大门,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,推动了教育的复苏、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发展。

回望那段岁月,艰苦却充实,艰辛却充满希望。1978年的高考,是青春的奋斗,是命运的转折,它让我坚信,知识改变命运,奋斗成就未来。这种信念,伴随我一生,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,不负韶华,砥砺前行。

最后一个儿童节

张新光

孩提时代对节日的记忆,除了端午节吃鸡蛋,中秋节吃月饼,过年穿新衣、吃年夜饭、放鞭炮外,最喜欢的节日莫过于“六一”儿童节了。

我人生的最后一个儿童节是在长岛县砣矶岛度过的。那时我年方二八,是大口联中初二的学生,虽然被当地人称为“西府菜子”,但经过8年的磨合,自己也成为地地道道的“本地生”了,一口纯正的方言俚语,足以可以以假乱真。

过儿童节的好处是可以趁机向家长提出诉求,理由冠冕堂皇,让家长无法拒绝。1974年儿童节将至,学校筹备歌咏比赛,我被选中参加诗朗诵。老师对着装的要求是白衬衫、蓝裤、白球鞋、扎皮腰带。为增加可信度,我把学校要求一一列在信纸上,选在母亲高兴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做了汇报。当时的白衬衫大都是未经染色的白棉布裁制的,可我平时看到医院护士姐姐穿的“的确良”衬衫挺高级,又白又薄,既风凉又板正,就提出也要做一件。母亲大人起初不同意,说这种“的确良”太贵了,做一件能顶白棉布好几件,我谎称是学校要求的,她便没吱声,默许了。至于蓝裤、白球鞋均是上一个儿童节的“战利品”,品相完好,能继续穿,皮腰带更好说,我们家属大院有好几个嫁给军人的护士,借一条军用的并非难事。

参加诗朗诵的有20多名学生,经过半个月的排练,终于在儿童节那天如期演出。演出地点在东山村北连队的篮球场,这天,篮球场四周站满了学生,连队官兵、社村领导和兄弟学校负责人也应邀观摩。所朗诵诗歌,是歌颂雷锋叔叔的作品,作者和题目都记不清了,但第一段仍能清晰记得:“登上北去的列车,我的心早已飞向抚顺城,我要看望日夜思念的战友,我最亲爱的弟兄。”领诵的是初一的朱同学(男)和高同学(女),名字记不太清了,他们字正腔圆、声情并茂的领诵确实打动人心;参加朗诵的全体同学也是超水平发挥,起承转合,抑扬顿挫,句句到位,现场掌声热烈,至今令我回味无穷。

最后一个儿童节过得意义非凡,收获满满:如愿得到了心心念念的“的确良”白衬衫,自此喜欢上了朗诵、阅读,还爱上了写诗。最长脸的一次是我在高中二年级写的抒情散文诗《登上南去的客船》,被学校书法最好的陆风山老师用隶书抄写后贴在学校的大宣传栏上,引来众多同学关注和艳羡目光。